

張戒《歲寒堂詩話》的唐代詩人譜系建構

謝旻琪

一、前言

南宋張戒的《歲寒堂詩話》，是一部重要的詩評著作，主要針對當時流行的蘇軾、黃庭堅詩風進行批判。張戒認為，詩歌應以「抒情言志」為根本，反對「以用事、押韻為工」的風氣。他說：

用事押韻，何足道哉？蘇、黃用事押韻之工，至矣盡矣，然究其實，乃詩人中一害，使後生只知用事押韻之為詩，而不知詠物之為工，言志之為本也，風雅自此掃地矣。¹

當時，蘇、黃詩風正熾，張戒的論述有很強烈的針對性。蘇黃二人的詩風，使得學習者不知道作詩之本，導致「風雅掃地」，這種抨擊力道，可說是十分強悍。

郭紹虞在《中國文學批評史》中提到《歲寒堂詩話》時說：

其詩論之重要，乃在蘇黃詩學未替之時，已有不滿論調；而所提出的意見，也與白石詩說一樣，足為滄浪之先聲。²

張戒《歲寒堂詩話》作為嚴羽《滄浪詩話》的「先聲」，都是作為針對蘇黃詩風之弊而發的詩論。

嚴羽標舉盛唐詩的「唯在興趣」，作為宋人「以議論為詩」的反動。他指出：

夫學詩者以識為主，入門須正，立志須高；以漢、魏、晉、盛唐為師，不作開元、天寶以下人物。³

1 張戒：《歲寒堂詩話》卷上，收於丁仲祐編訂：《續歷代詩話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83年6月），頁544。本文所引述《歲寒堂詩話》之語，皆出於此本，故不再贅述，僅在各引文後直接標注上下卷和頁數。

2 郭紹虞《中國文學批評史》（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0年7月），頁474。

3 嚴羽：《滄浪詩話》，收於何文煥編訂：《歷代詩話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91年9月），頁442。

這樣的「立志」，氣魄很大。他總結宋人的宗法對象：

王黃州學白樂天，楊文公、劉中山學李商隱，盛文肅學韋蘇州，歐陽公學韓退之古詩，梅聖俞學唐人平澹處，至東坡、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為詩，唐人之風變矣。⁴

學開元天寶以下，實已不足取，但至少還有宗法的對象。蘇、黃的「自出己意以為詩」，偏離了「宗唐」的學詩方向，自然需要被批判的。

蘇黃之詩風歷久不衰，蔚為風尚；為矯時弊，張戒在《歲寒堂詩話》中梳理出新的詩壇次序、提出新的學詩標準。《歲寒堂詩話》一書，結構相當特別，全書共分上下兩卷，他在上卷用了許多篇幅，評論諸多作家作品，檢討、抨擊黃庭堅的學杜方式，然後又在下卷專論杜甫詩作，顯見他對杜甫的偏重。此外，張戒也推崇李白，欣賞韓愈，對於唐代詩人有許多評論，帶出不少文學批評的議題。

張戒的意圖在回歸「詩教」的傳統，規劃作詩的「正途」。然而，他的詩學理念，難免與學習的具體操作上產生衝突。以下即針對張戒《歲寒堂詩話》中對唐代詩人的評析，展開討論。

二、李杜詩的特殊地位

張戒將各朝代的詩分出等次、主張學習有次第之別：

國朝諸人詩為一等，唐人詩為一等，六朝詩為一等，陶、阮、建安七子、兩漢為一等，《風》、《騷》為一等，學者須以次參究，盈科而後進，可也。（卷上，頁 542）

《國風》和《離騷》是詩史的等第最高一等，宋人詩為最末一等。他所說的「學者須以次參究，盈科而後進」，持論立場是「格以代降」、「向上溯源」的，傾向於詩學的復古理論。然而細觀張戒所歸納的文學史次第，並非完全按時代次序的貴古賤今，他對於唐人詩的地位，自有他的見解——李白和杜甫是最關鍵的人物，直接上承漢魏。李杜甫的重要，可從以下幾點來看：

（一）李杜詩的關鍵位置

張戒提出「詩成於李杜」之說：

4 同上註，頁 443。

《國風》、《離騷》固不論，自漢、魏以來，詩妙於子建，成於李、杜，而壞於蘇、黃。余之此論，固未易為俗人言也。子瞻以議論作詩，魯直又專以補綴奇字，學者未得其所長，而先得其所短，詩人之意掃地矣。（卷上，頁548）

詩的發展是「妙於子建，成於李杜，壞於蘇黃」。他自認這是經過深思後體悟的道理，難以與俗人說明。從曹植、李白、杜甫至蘇軾、黃庭堅，詩歌的精髓逐漸喪失，而李杜詩是接續著曹植之後，使詩臻於成熟的關鍵人物。

他又說：

蘇、黃習氣淨盡，始可以論唐人詩；唐人聲律習氣淨盡，始可以論六朝詩；鐫刻之習氣淨盡，始可以論曹、劉、李、杜詩。（卷上，頁548-549）

他認為，在蘇、黃習氣淨盡，才能論唐人詩；唐人聲律習氣淨盡，才能論六朝詩；當鐫刻之習氣淨盡，才能論「曹、劉、李、杜」詩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張戒並非按照時代次序的「盈科後進」，他的學習次序，有他自己的條件與標準。

接續著「鐫刻之習氣淨盡」的論說之後，張戒提出「情」的重要性：

子建、李、杜，皆情意有餘，洵湧而後發者也。（卷上，頁549）

曹植、李白、杜甫三人都是情意有餘、發而為詩的創作者。張戒在多處論說，將曹植、李白、杜甫並稱，可見張戒對於李杜詩的重視。

（二）李杜之不可輕議優劣

在李、杜常常並舉的情況下，《歲寒堂詩話》中有兩處，認為李杜兩人的詩是不可輕易判別優劣的。

首先，談及蘇軾推舉陶淵明說「曹、劉、鮑、謝、李、杜諸子皆不及也」時，張戒有一番論辯：

即淵明之詩，妙在有味耳，而子建詩，微婉之情、灑落之韻、抑揚頓挫之氣，固不可以優劣論也。古今詩人推陳王及古詩第一，此乃不易之論。至於李、杜，尤不可輕議。歐陽公喜太白詩，乃稱其「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，玉山自倒非人推」之句（案：李白詩刊本「明月」或作「朗月」）。此等句雖奇逸，然在太白詩中，特其淺淺者。魯直云：「太白詩與漢、魏樂府爭衡」，此語乃真知太白者。王介甫云：「白詩多說婦人，識見污下。」介甫之論過矣。孔子刪詩，《三百五篇》說婦人者過半，豈可亦謂之識見污下耶？元微之嘗謂

「自詩人以來，未有如子美者」，而復以太白為不及，故退之云：「不知群兒愚，那用故謗傷」。退之於李、杜，但極口推尊，而未嘗優劣，此乃公論也。（卷上，頁 543）

張戒認為，陶淵明、曹子建各有擅場，無法以優劣來評比二人，而李杜更不可妄論優劣。他列舉黃庭堅、王安石、元稹對於李白的評價，他贊同黃庭堅所說「太白詩與漢、魏樂府爭衡」，但對於王安石認為李白識見污下、元稹以為李不如杜，張戒均予以駁斥。張戒引述韓愈「不知群兒愚，那用故謗傷」的詩句，引為公論，認為不能妄議李杜孰優孰劣。

另一處，張戒引述元稹認為李白不及杜甫的言論，予以批駁：

元微之論李、杜，以為太白「壯浪縱恣，擺去拘束，摹寫物象，誠亦差肩於子美。至若鋪陳終始，排比聲韻，李尚未能歷其藩翰，況堂奧乎！」鄙哉，微之之論也。鋪陳排比，曷足以為李、杜之優劣。（卷下，頁 567）

「壯浪縱恣」等語，出自〈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并序〉一文。張戒認為元稹的論說只在「鋪陳排比」的層次的比較。李杜地位的崇高，當然不能僅在詩的表現方法上，輕易地評價李杜優劣。

（三）杜甫得詩之本旨

詩歌當以「言志」為主，而非「詠物」。張戒說：

建安、陶、阮以前，詩專以言志；潘、陸以後，詩專以詠物；兼而有之者，李、杜也。言志乃詩人之本意，詠物特詩人之餘事。（卷上，頁 541）

李、杜是言志、詠物兼而有之的詩人。前已論及，張戒反對輕易為李、杜詩判定優劣，但值得玩味的是，他卻在「得詩之旨」這點上，認為杜詩得而李詩無：

杜子美、李太白，才氣雖不相上下，而子美獨得聖人刪詩之本旨，與《三百五篇》無異，此則太白所無也。（卷下，頁 567）

如此論說，已經是高下的判別了。張戒還提到，韓愈也不輕斷李杜之優劣，卻極稱賞杜甫的高處：

退之於李、杜，但極口推尊，而未嘗優劣，此乃公論也。子美詩奄有古今，學者能識《國風》、《騷》人之旨，然後知子美用意處；識漢、魏詩，然後知

子美遺詞處。

要懂得詩騷、要識得漢魏，才能了解杜甫詩的用意遺詞的深意。從這樣看來，杜甫地位確實特別崇高。

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韓愈，韓愈是李杜之外，被評價為最高的詩人。張戒說：

韓退之詩，愛憎相半。愛者以為雖杜子美亦不及，不愛者以為退之於詩本無所得，自陳無己輩皆有此論；然二家之論俱過矣。以為子美亦不及者固非，以為退之於詩本無所得者，談何容易耶？退之詩，大抵才氣有餘，故能擒能縱，顛倒崛奇，無施不可；放之則如長江大河，瀾翻洶湧，滾滾不窮；收之則藏形匿影，乍出乍沒，姿態橫生，變怪百出，可喜可愕，可畏可服也。蘇、黃門子由有云：「唐人詩當推韓、杜，韓詩豪，杜詩雄，然杜之雄猶可以兼韓之豪也。」此論得之。詩文字畫，大抵從胸臆中出。子美篤於忠義，深於經術，故其詩雄而正；李太白喜任俠，喜神仙，故其詩豪而逸；退之文章侍從，故其詩文有廊廟氣。退之詩正可與太白為敵，然二豪不並立，當屈退之第三。（卷上，頁 552-553）

這段引文有幾個重點。第一，是韓愈之詩，喜愛的人將之推到比杜甫還高的位置，不愛的人認為他「於詩無所得」，張戒認為，韓愈自然不及杜甫，但若說他「於詩無所得」，則是批評太過了。第二，張戒認為韓愈詩最大的特點，就是有才氣；有才氣方能收放自如。第三，江西詩派後輩推崇韓愈和杜甫，認為「韓詩豪、杜詩雄」，但杜詩之雄可兼韓之豪，因此杜還是高於韓的。最後，張戒再提到李白，指出李白之詩豪邁放逸，雖韓愈可與之匹敵，但既然要區分高下，那韓愈當為第三。⁵

所以，第一和第二是誰？很顯然的，杜還是高於李。雖說一直強調不能妄斷李杜優劣，還是在許多地方說了杜甫勝過李白。張戒又說

杜子美、李太白、韓退之三人，才力俱不可及，而就其中退之喜崛奇之態，

5 關於韓愈詩文跨界在北宋的爭議，可參看曾金承〈宋代的韓詩接受——從「以文為詩」到「以道為詩」為觀察進路〉，《文學新鑰》第九期（南華文學系，2009年6月），頁173-210。文中認為張戒《歲寒堂詩話》力主調和兩派之爭，因此將韓詩與李杜相比，居於第三，「崇韓者認為居李、杜下而高於唐代諸家，是可以接受的高度；反對以文為詩者認為韓愈本來就不該高於李、杜，但韓詩的全面影響也是事實，所以居於李、杜之下而非獨尊，應該也是可以接受的說法」。見該文頁197-198。然而，這樣的排序，最終目的應不在於「調和兩派之爭」而已，而更在於重新審視蘇黃一派的典範人物，檢討他們學習的方式、學習的程度。

太白多天仙之詞，退之猶可學，太白不可及也。至於杜子美則又不然，氣吞曹、劉，固無與為敵。（卷上，頁 545）

韓愈的才氣縱橫，能與李杜並列。他們三人的才力均不可及，但韓愈的崛奇之態是可學的，李白的天仙之詞不可學，而杜甫無與為敵，杜甫地位為最高，李白第二，韓愈第三，顯而易見。

三、對其他唐人詩的評比與批判

張戒對於唐代詩人有諸多評論，論述如下：

（一）柳宗元與韓愈的才氣比較

柳柳州詩，字字如珠玉，精則精矣，然不若退之之變態百出也。使退之收斂而為子厚則易，使子厚開拓而為退之則難。意味可學，而才氣則不可強也。（卷上，頁 553）

曹丕的《典論·論文》中早有說過：「文以氣為主，氣之清濁有體，不可力強而致。」柳宗元詩儘管好，終究是不如韓愈的能收能放，畢竟才氣是天生稟氣，不可勉強。

（二）韋應物與王維的詩風比較

韋蘇州詩，韻高而氣清。王右丞詩，格老而味長。雖皆五言之宗匠，然互有得失，不無優劣。以標韻觀之，右丞遠不逮蘇州。至於詞不迫切，而味甚長，雖蘇州亦所不及也。（卷上，頁 553）

韋應物與王維都是五言詩的宗匠。此處提到「韻」、「氣」、「格」、「味」四個概念。張戒說：

人才氣格，自有高下，雖欲強學不能。（卷上，頁 557）

意可學也，味亦可學也，若夫韻有高下，氣有強弱，則不可強矣。（卷上，頁 541）

從上面兩則引文來看，「味」可學，「氣」、「格」、「韻」不可學。韋應物的「韻高氣清」，王維是遠不及的。然而王維的「格老味長」，韋應物是比不上的。

（三）劉長卿之氣格老成

韋蘇州律詩似古，劉隨州古詩似律，大抵下李、杜、韓退之一等，便不能兼。隨州詩，韻度不能如韋蘇州之高簡，意味不能如王摩詰、孟浩然之勝絕，然

其筆力豪贍，氣格老成，則皆過之。與杜子美並時，其得意處，子美之匹亞也。「長城」之目，蓋不徒然。（卷上，頁554）

與上一則並看，張戒為這幾位詩人下了評語：韋應物之「韻」，王維、孟浩然之「意」，劉長卿之「格」，各有擅場，為他人所不能及。當然，李、杜、韓三人還是唐代成就最高的詩人，劉長卿「筆力豪贍，氣格老成」，「其得意處，子美之匹亞也」，是非常高的評價。

（四）王維之意味工夫

世以王摩詰律詩配子美，古詩配太白，蓋摩詰古詩能道人心中事而不露筋骨，律詩至佳麗而老成。如〈隴西行〉、〈息夫人〉、〈西施篇〉、〈羽林閨人〉、〈別弟妹〉等篇，信不減太白；如「興闌啼鳥換，坐久落花多」（案：王維詩刊本「啼鳥換」或作「啼鳥緩」），「草枯鷹眼疾，雪盡馬蹄輕」等句，信不減子美。雖才氣不若李、杜之雄傑，而意味工夫，是其匹亞也。（卷上，頁555）

王維「律詩配子美」、「古詩配太白」，雖然才氣不如李、杜，但其「意味工夫」，這個可學習而致的特長，是足與李白和杜甫匹敵的。

（五）元稹、白居易、張籍的詩格卑弱

世言白少傅詩格卑，雖誠有之，然亦不可不察也。元、白、張籍詩，皆自陶、阮中出，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為工，本不應格卑，但其詞傷於太煩，其意傷於太盡，遂成冗長卑陋爾。比之吳融、韓偓俳優之詞，號為格卑，則有間矣。若收斂其詞，而少加含蓄，其意味豈復可及也。（卷上，頁553-554）

元稹、白居易、張籍都學陶潛、阮籍，擅長道人心中事，可惜因為用語的繁瑣、又少了含蓄不盡之意，導致格調卑弱。若能加以收斂，其「意味」就會更高了。

（六）李商隱、劉禹錫和杜牧詩的詩風比較

李義山、劉夢得、杜牧之三人，筆力不能相上下，大抵工律詩而不工古詩，七言尤工，五言微弱，雖有佳句，然不能如韋、柳、王、孟之高致也。義山多奇趣，夢得有高韻，牧之專事華藻，此其優劣耳。（卷上，頁555）

張戒認為，此三人筆力不分上下，都較擅長律詩、不擅長古詩。但三人仍各有特色，義山的奇趣、夢得的高韻，勝過杜牧之「專飾華藻」。

(七) 杜牧高於溫庭筠

年過華清宮，見杜牧之、溫庭筠二詩，俱刻石於浴殿之側，必欲較其優劣而不能。近偶讀庭筠詩，乃知牧之之工，庭筠小子，無禮甚矣。劉夢得〈扶風歌〉、白樂天〈長恨歌〉及庭筠此詩，皆無禮於其君者。庭筠語皆新巧，初似可喜，而其意無禮，其格至卑，其筋骨淺露，與牧之詩不可同年而語也。……人才氣格，自有高下，雖欲強學不能，如庭筠豈識《風》、《雅》之旨也？牧之才豪華，此詩初敝事甚可喜，而其中乃云：「泉暖涵窻鏡，雲嬌惹粉囊。嫩嵐滋翠葆，清渭照紅粧。」是亦庭筠語耳。（卷上，頁 557）

溫庭筠的〈過華清宮二十二韻〉與杜牧的〈華清宮三十韻〉，都是關於楊貴妃的詩作；溫庭筠詩看似語言新巧討喜，但是「其格至卑」，「其筋骨淺露」，究其原因，在於他的無禮，不識風雅之旨。杜牧才高，溫庭筠又於詩旨不符，杜牧自是勝出。但是張戒也指出杜牧的「泉暖涵窻鏡，雲嬌惹粉囊」等句，與溫庭筠語並無二致。可見張戒認為，語言新巧固然吸引人，但若無才情和人品，也未足可取。

(八) 李賀詩的特點

杜牧之序李賀詩云：「《騷》人之苗裔」，又云：「少加以理，奴僕命《騷》可也。」牧之論太過。賀詩乃李白樂府中出，瑰奇譎怪則似之，秀逸天拔則不及也。賀有太白之語，而無太白之韻。元、白、張籍以意為主，而失於少文；賀以詞為主，而失於少理；各得其一偏。故曰：「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。」（卷上，頁 558）

李賀詩雖從李白樂府中出，但是僅有形似——造語瑰奇譎怪像李白，卻不及李白的「秀逸天拔」。大抵說來，這與天賦仍然是有關的。張戒又以元、白、張籍來作為對照：或以意為主，詞藻不夠美；或者著重詞藻而少了理，各得一偏。張戒認為，還是要文質彬彬為好。

(九) 孟郊之格致高古

世以配賈島而鄙其寒苦，蓋未之察也。郊之詩，寒苦則信矣，然其格致高古，詞意精確，其才亦豈可易得。（卷上，頁 554）

孟郊詩雖「寒苦」，但不能因「寒苦」鄙薄孟郊，應注意孟郊的「格致高古」、「詞意精確」。他認為，這也是來自「才」的作用。

綜觀張戒對於唐詩的論述，我們可以歸納兩個重點：首先，張戒尚未提出唐詩

分期的概念，他對於作家的論述，並非按照時代次序，也未必按照特定議題或脈絡，此固然是由於「詩話」的閒談特色，但他所提到的唐代詩人，生年最早的是孟浩然（689年—740年），若以後來劃分的三唐、四唐來對照，張戒的論述以「盛唐」作為時代斷限，對於「初唐」詩人並無談及一人。

其次，他在評析唐代詩人時，提出的諸多寫作特點，有些可學，有些則不可學。如他多次提到才氣的重要性，柳宗元不如韓愈、王維不如李白杜甫、李賀缺乏李白的秀逸等，都是由於才氣不可勉強的緣故。「氣」、「格」、「韻」是不可學的。至於意味，是「工夫」，可以靠學習而得。既可透過學習而得，那高度就不如天生秉氣者。如王維的「格老味長」，終不能與韋應物的高韻匹敵；而元稹、白居易、張籍的格調卑弱，可以透過收斂其詞，使意味更深。關於學習的方法，於下節詳述。

四、學習的方法與限度

張戒在評析作家作品時，很重視天生稟賦。他說：

人才各有分限，尺寸不可強。同一物也，而詠物之工有遠近；皆此意也，而用意之工有淺深。（卷上，頁547）

又說：

人才氣格，自有高下，雖欲強學不能。（卷上，頁557）

詩作得好與不好，有時是因為天生才力的限制，並非一味努力就可以達到同樣的高度。

然而，詩論的寫作目的除了評賞作家作品之外，應當有進一步的示範、引導意義，但若詩的某些特質或成就必須取決於天賦，那麼這些示範與指導意義就變得有限。比如他說：

韻有不可及者，曹子建是也；味有不可及者，淵明是也；才力有不可及者，李太白、韓退之是也；意氣有不可及者，杜子美是也。（卷上，頁544）

杜子美、李太白、韓退之三人，才力俱不可及，而就其中退之喜崛奇之態，太白多天仙之詞，退之猶可學，太白不可及也。至於杜子美則又不然，「氣吞曹、劉」，固無與為敵。（卷上，頁545）

阮嗣宗詩，專以意勝；陶淵明詩，專以味勝；曹子建詩，專以韻勝；杜子美詩，專以氣勝。然意可學也，味亦可學也，若夫韻有高下，氣有強弱，則不

可強矣。此韓退之之文，曹子建、杜子美之詩，後世所以莫能及也。（卷上，頁 541-542）

這三段引文，都是在說明幾個由個人的氣質特點，展現在詩作中的風格樣貌。他提到幾個詞彙：「才力」、「意」、「韻」、「氣」、「格」、「味」。杜、李、韓三人的才氣高，一般人難以追企的，但是細分來看，韓愈因為才氣縱橫，有「崛奇」之態，這可以靠學習而致；但是李白的飄逸脫俗，就不是可以學習得來的。至於杜甫更是如此，杜甫才力高，「氣」又強悍，世人難以與之匹敵。

至於「意」、「韻」、「氣」、「格」、「味」幾個概念中，「意」、「味」可學，「氣」、「格」、「韻」不可學。阮籍之「意」和陶淵明的「味」可靠學習而來；曹植的「韻不可及」，李白、杜甫、韓愈之「才力不可及」，再加上杜甫的「意氣不可及」，這些不可及，都是由於稟賦的高低，無法靠學習而達到。

詩話雖原來是一種「以資閒談」的、零碎、雜言式的賞析，但是後來發展，往往是為了針對某些文學現象而發，推舉出可宗法的典範對象，並給讀者指引一條學習的路徑，那麼，以上「不可及」、「欲強學不能」的論述，便會引出一個矛盾之處：既不可及，那怎麼學？

張戒認為，「杜子美、李太白、韓退之三人，才力俱不可及」，但是又說「退之喜崛奇之態」，「猶可學也」。才力高者，在許多地方都可以展現的比其他人好，比如都同樣有意味，才力高者意味更深長；同樣有韻，才力高者韻更高妙。才力既不可及，那麼韓愈的崛奇到底要如何靠學習來達到呢？張戒自己也說了，柳宗元的詩儘管好，但「不若退之之變態百出也」，原因也是因為「才氣不可強也」。以柳宗元的才氣，就沒辦法學到韓愈的崛奇了。

此外，眾多對於唐人詩的評析中，由於所有人的才力都不及李白、杜甫（有時也加上韓愈與他們並列），唯獨劉長卿之「氣格老成」和王維之「意味工夫」，能勉強與李杜匹敵。但是既然氣格不可學，那麼劉長卿在氣格的表現如此老成，是否他的才力其實足以追配李杜？又，既然「意味」可學，王維是否靠學習才與李杜匹敵呢？或者是否其他人也可以靠學習，來達到與王維、李白、杜甫一樣有「意味工夫」呢？

這樣一來，張戒極力推崇杜甫，甚至在《歲寒堂詩話》整個下卷，都在專門評析杜甫詩作，那麼杜甫究竟可學或不可學？

《歲寒堂詩話》中，張戒與提出「江西詩派」之名的呂本中有段對話。這段話是這麼說的：

往在桐廬見呂舍人居仁，余問：「魯直得子美之髓乎？」居仁曰：「然。」「其佳處焉在？」居仁曰：「禪家所謂死蛇弄得活。」余曰：「活則活矣，如子美『不見旻公三十年，封書寄與淚潺湲。舊來好事今能否？老去新詩誰與傳？』此等句，魯直少日能之。『方丈涉海費時節，玄圃尋河知有無』、『桃源人家易制度，橘州田土仍膏腴』此等句，魯直晚年能之。至於子美『客從南溟來』、『朝行青泥上』、〈壯遊〉、〈北征〉，魯直能之乎？如『莫自使眼枯，收汝淚縱橫。眼枯卻見骨，天地終無情。』此等句，魯直能到乎？」居仁沉吟久之，曰：「子美詩有可學者，有不可學者。」余曰：「然則未可謂之得髓矣。」（卷上，頁 558-559）

呂本中極推崇黃庭堅，認為黃庭堅得杜詩之精髓。經過一番論辯，呂本中只好承認，杜詩有可學、亦有不可學之處。張戒的結論是，如果不能全面掌握杜甫詩的各個層面，那就表示黃庭堅並沒有學習到杜詩的精髓。

張戒又說：

子美詩奄有古今，學者能識《國風》、《騷》人之旨，然後知子美用意處；識漢、魏詩，然後知子美遣詞處。至於「掩顏、謝之孤高，雜徐、庾之流麗」，在子美不足道耳。歐陽公詩學退之，又學李太白。王介甫詩，山谷以為學三謝。蘇子瞻學劉夢得，學白樂天、太白，晚而學淵明。魯直自言學子美。人才高下，固有分限，然亦在所習，不可不謹。其始也學之，其終也豈能過之；屋下架屋，愈見其小。後有作者出，必欲與李、杜爭衡，當復從漢、魏詩中出爾。（卷上，頁 543）

他舉出前人學唐的例子，指出雖然才的高下，是詩作得好或不好的關鍵，但是也要看個人的學習。他認為，既是「學」，學習者很難超越自己所取法的對象，因此一定要謹慎的選擇，從高處入手，否則「屋下架屋，愈見其小」。

前已述及，杜甫是才氣極高的關鍵人物，必須從更高的詩騷、漢魏詩作入手，才能理解杜甫所表達。但既然杜甫詩如此「無與為敵」，那麼，學習者有否能力參透、理解更高層次的詩騷、漢魏詩呢？另一方面，若真的能理解詩騷、漢魏詩作了，但「理解」了和可以學習了，仍是完全不同層次的問題。杜詩「千古獨步，可仰而不可及耳」，這要讓學習者該怎麼去做呢？

或許因為張戒立場就是要推崇杜甫，要彰顯杜甫詩的不可學，來打擊江西詩派，但也正因為這個立論的基點，導致才與學的論述有了牴觸。

五、結語

按照張戒自陳，他經歷過一個循序漸進的「上學法」的過程：

乙卯冬，陳去非初見余詩，曰：「奇語甚多，只欠建安、六朝詩耳。」余以為然。及後見去非詩全集，求似六朝者尚不可得，況建安乎？詞不逮意，後世所患。鄒員外德久嘗與余閱石刻，余問：「唐人書雖極工，終不及六朝之韻，何也？」德久曰：「一代不如一代，天地、風氣、生物，只如此耳。」言亦有理。（卷上，頁 560）

張戒認同「一代不如一代」的說法。他也承認，依循次第往上溯源去學習，儘管努力，卻連求形似六朝都達不到。《歲寒堂詩話》中，辨析唐人詩風的篇幅，大過論六朝、漢魏，所談及的人物也較多。張戒的立場是把唐人詩做為可以與宋人詩參照的位置上，以李、杜、韓做為學習路徑的典範，又分論其於唐代詩人的表現風格，互相比較，做出唐詩的譜系。

龔鵬程說：

山谷詩和江西詩派，在南宋時期存在著兩種看法。一種採取斷裂的歷史觀，強調山谷詩和唐代不同的部分，肯定其創新的成就。一種則採連續的歷史觀，強調山谷詩和唐詩，特別是跟杜甫的關係。⁶

自此（案：指宋末方回提出「一祖三宗」之說，將宋詩淵源上推於杜甫）而後，討厭宋詩者，高抬杜韓以貶抑江西，或說學宋詩者仍應上溯杜韓以得其源。替宋詩護航的人，也學會了依傍門戶，拉杜甫韓愈來做護身符。連續的歷史觀乃越來越趨興盛，宋詩做為一種特殊的、新的創造性表現之地位，便越來越遭人遺忘了。⁷

推舉江西詩派者，為了強調江西詩派的創新性，必須強調宋詩與唐詩的斷裂；但後來為了引杜、韓作為奧援，宋詩與唐詩的聯繫性又高了起來，獨特性反而被弱化了。而貶抑宋詩者，則指出宋詩的學唐無所得，如此便需強調宋詩與唐詩的聯繫；為了補足宋詩的不足，便指宋詩應當上溯學習杜韓。

我們從張戒的立論中，可以看出南宋初年的張戒，就有「高抬杜韓以貶抑江西」、「學宋詩者仍應上溯杜韓以得其源」的傾向，並不是如龔鵬程所說，到南宋末

6 龔鵬程：《中國文學史（上）》，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2009 年 1 月），頁 450。

7 同上註，頁 451。

年的方回提出「一祖三宗」之後，才有這樣的說法。張戒為了貶抑蘇黃詩風，他重新檢討江西詩派的宗法對象和學習程度。

張戒藉著「才力」、「意」、「韻」、「氣」、「格」、「味」等標準來相互參照，標示唐代詩人的座標，梳理出詩學史的流變。只是，他對於初唐詩人隻字未提，李杜又被放在特別崇高的位置，其餘詩人在才力與意、韻、氣、格的分辨之中，帶出了張戒理論中關於學習路徑的矛盾——擴及到最重要的核心，就是杜詩的可學與否。他既要讀者慎選學習對象，好好學習，又同時告訴讀者，由於才力之故，杜詩是難以追及的。這固然是針對黃庭堅，如此方能指責黃庭堅的學習不足，又指出黃庭堅的才力不夠。但是這樣的立場，終究是產生了難以解決的悖論。